



续简·奥斯丁未竟遗作

Jane Austin's
海边天堂

[美]朱莉亚·巴雷特 著
张炽恒 蒋承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续简·奥斯丁未竟遗作

Jane Austen's
海边天堂

[美]朱莉亚·巴雷特 著
张炽恒 蒋承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海边天堂 / (美) 巴雷特(Barrett, J.)著; 张炽恒, 蒋承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12

书名原文: Charlotte

ISBN7-5327-3181-2

I. 海... II. ①巴... ②张... ③陆...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6111号

Julia Barrett

Charlotte

Copyright © 2000 by Julia Barre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ulia Barret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200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322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海边天堂

[美] 朱莉亚·巴雷特 著

张炽恒 蒋承勇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99,000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7-5327-3181-2/I·1865

定价: 17.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 J. K. , 谢其以完美无瑕的听觉,

长久地怀着爱意, 听完这整篇故事。

简·奥斯丁辞世于41岁,时为1817年,生前病患缠绵,据认为是艾迪生氏病。她在身后留下一部小说的残篇,这部未及完成的作品似乎标志着她的创作将发生一个全新的转折。几十年后,她的侄女着手充实和完善那些章节。1870年,她的侄子出版了一部传记,文中有些引文提到那些材料,名为“桑迪顿”,这是一个依然与它联结在一起的题目,直到1925年,其内容才面世。显而易见,奥斯丁的这个故事是要通过夏洛特·海伍德的眼睛来讲述的,她的题目是苏塞克斯郡的南部海岸。在她本人所处的时代,那个地区不仅风景和气候特色鲜明,而且可以作为正在迅速改变她所处的世界的经济力量的缩影。作者弃之而去之处故事才刚开始不久,自此我擅自作续。虽然前人有过完成这个故事的尝试,但它仍有待讲述。

在这些书页里,爱德华·德纳姆爵士引用了夏洛特·史密斯的诗歌。她是一位出生于苏塞克斯的小说家和诗人,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对她推崇备至,为她作了一部简短的传记。简·奥斯丁读过她的作品,在此我擅自将她作为书中人物伊梅琳·特纳。

谨慎的婆婆们，新式的钟，你们
满足于布里斯托尔，巴斯和坦布里奇·威尔斯^①，
在健康需要时，会同意出门去游历，
平时却更依恋在家中的乐趣；

可如今，快乐的寡妇、处女和人妻
却善于令沉闷的生活花样翻新，
靠着大小马车，大篷车和小伙子们，
飞向海滨去享受昼与夜的欢愉，
并且全都厌倦了干的陆地，
众心如一冲进大海里去。

——威廉·考柏

《退隐》第二卷 515 - 524 行 (1782 年)

① 布里斯托尔，巴斯和坦布里奇·威尔斯：均为英国西南部城市。——译注，下同

第一部

一位绅士和太太从坦布里奇赶往苏塞克斯郡位于黑斯廷斯与埃丝特本之间的海岸，途中因为事情打岔，从大道上下来，上了一条崎岖不平的小径。他们在这条半是岩石半是沙子的长长的斜坡路上跋涉时翻了车。发生意外的地方恰巧离路边那惟一的一所绅士住宅不远。最初他们吩咐车夫朝那所房子的方向行驶时，车夫满不在乎地表示不以为然，因为被迫走那边，一脸极不情愿的神情。

一路上他又是咕哝又是耸肩，恶声恶气地怜惜和抽打他的马，几乎到了如果人家疑心他是故意让他们翻车，他便有口难辩的地步（尤其因为车子不是他主人自己的）。好在刚把房屋那一带甩在后面，道路便无疑变得比先前坏得多：它以一种最伶俐与傲慢的表情表示，除了两轮轻便马车的轮子，什么轮子也不能安全地从这边通过。

翻车的严重程度因为行得慢和小径狭窄而减轻了，先生挣扎着爬出来，并将太太救了出来。最初，他们最多只是觉得受了震动和擦伤，但是先生在脱身的过程中扭伤了脚，不久便感觉到了，有好一会儿，他被迫打断对车夫的抗议与对太太和自己的庆幸，坐在

路埂上，站不起来了。

“这里出了点毛病，”他说，将手放在脚踝上。“但是别担心，亲爱的，”他仰脸对她微笑着，“你知道，如果是好一点的地方，便不会出这事。福从祸中出。也许正需要来这么一下。我们很快就会好的。我觉得，我的治伤良药在那儿呢，”他指着一座村舍的模样齐整的末端，可以看见，它座落在不远处的一处高地上的树林中。

“难道那个有可能正是那地方?!”

他的妻子热切地希望它就是。她站在那儿，受了惊吓，心情焦虑，一筹莫展，看到此时有几个人过来帮助他们，心里才真的感到了安慰。

与他们已经过的那所房屋毗连的干草地上的人们察觉到出了事故。在走过来的人中，有一位好看、强壮、颇有绅士派头的中年男子，他是当地的业主，当时碰巧同他的翻晒干草的农人在一起；三四位是应召随同主人的最能干的农人；更不必说干草地其他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不太远处。

海伍德先生，这是那位业主的名字，他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致意，对事故表示很关心，对竟然有人乘坐四轮马车走这条路显露出些许惊讶，表示乐意效救助之劳。

他的好意得到了温文尔雅的谢恩，此时来人中的一两位男子在协助车夫将马车翻过身来，旅人说：“你真是大恩大德，先生，我听信于你。我敢说，我腿上的伤是区区小事，但是这种情况总是以不耽误时间听听外科医生的意见为最好；既然目前道路不佳，不适宜我自己站起来去他家中，我想拜谢你派这些好人中的一位去请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先生！”海伍德先生答道，“恐怕手头找不到外科

医生,不过我敢说我们没有医生也能做得很好。”

“不,先生,如果不便找到他的话,他的合伙人也行,或许还更好些。其实我更可以请他的合伙人看,不妨请他的合伙人来一下。我相信,这些好人中的一位三分钟便可以请到他,就是那所房子,问也不必问,请看那所村舍,因为在此地除了你本人的房子以外,我们没有路过别的可以做绅士住所的房子。”

海伍德先生显得非常惊讶,他答道:“什么,先生!难道说你指望在那所村舍里找到一位外科医生?我们教区既无外科医生也没有合伙人,恕我实言相告。”

“对不起,先生,”对方答道,“我很抱歉冲撞了你,但也许出于教区限制或别的原因你没有注意到事实。等一等。会不会是我弄错了地方?我不是在威灵顿么?这里不是威灵顿?”

“不,先生。这里当然是威灵顿。”

“那么,先生,我就能证明无论你知不知道,你们教区有一位外科医生。喏,先生,”他拿出笔记本,“我想麻烦你浏览一下这些广告,这是我亲自从《晨邮报》和《肯特人报》上剪下来的,就是昨天早晨在伦敦的事。我想你会相信我不是信口开河的。先生,你会在上面看到一则广告,是你们教区医药行业的一项合伙契约解除告示:‘业务广泛,名望极佳,有名士作保,欲分别开业。’详详细细登在这儿呢,先生。”说着,递过去两小片长方形的剪报。

“先生,”海伍德先生面带和善的笑容,说道,“即便你将整个王国一个礼拜内出版的全部报纸摊给我看,你也不能说服我威灵顿有外科医生。因为,我从出生起一直就住在这儿,从小到大,已经五十七年了,我想,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必定知道。至少,我可以斗胆说他没有多少生意。其实,如果先生们经常乘邮政轻便马车走这条小路,在山顶上开个外科医生诊所倒也不是个坏主意。

但至于那所村舍，先生，我大可向你保证，尽管从这么远看过去样子挺漂亮，却是一所双层住宅，同教区里别的任何住宅并无二致，我的牧人住在一头，三位老妇人住另一头。”

他说话时将剪报拿在手里，看完之后，他补充道：“我相信我能够作出解释。你的问题是弄错了地方。这个地方有两个威灵顿，你的广告上指的是另一个，那是大威灵顿，或者叫威灵顿-阿勃茨，在七英里以外，巴特山的另一边，在很下面的旷野上。而我们这儿，先生，”他倒是颇有些骄傲地说，“不在旷野上。”

“不是在下方的旷野上，这个我能肯定，先生，”旅人愉快地答道，“我们花了半个钟点爬你们这座山！嗯，先生，我敢说，正如你所言，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真可恶。一念之差。我们在镇上的最后半小时那广告才吸引住我的视线；当时正是一切忙乱之时，在那里作短暂停留时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在马车到门口之前把该处理的事务做得面面俱到，样样妥帖。相应地，我简单地打听了一下，自己觉得清楚了，发现实际上将经过路边一两英里之外一个叫威灵顿的地方，便不再深究了。”

“亲爱的，”他对妻子说，“我很抱歉把你带到这种困境里，但是别为我的腿担忧，我不动便不觉得痛，等这些好人将货物摆放正了，将马头掉转过来，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慢条斯理地回到公路上，赶到海尔夏姆，回家，什么事情都不去办了。从海尔夏姆，两个小时我们就到家了。一到家，我们就用你知道的现成药物治疗。吹一点家乡令人心神清爽的海风，我很快就能独立行走。这样看来，我亲爱的，正好利用大海来医治。咸风和咸水就是治病良药。我的感觉已经这样告诉我了。”

说到这里，海伍德先生以最友好的姿态插话了，他恳求他们，在对脚踝作完检查、歇个脚提提神之前，先别考虑行程。他非常诚

挚地强邀他们为这两个目的去光临他的寒舍。

“我们一向储备丰富，”他说，“各种治扭伤和瘀伤的常用药都有。我的妻子和女儿有幸尽力在各方面为你和这位夫人服务，那将是我的快乐。”

旅人试着挪动脚，感到一两阵剧痛，这使得他不由得像最初那样，想到了即刻得到救助的好处，三言两语征求他妻子的意见道：“嗯，我亲爱的，我相信那样对我们会更好些。”再回过头来对着海伍德先生，说道：“先生，在我们接受你的好客之意之前，为了排除你发现我在作徒劳无益的搜索而可能已经造成的不佳印象，请允许我告诉你我们是谁。我姓帕克，桑迪顿的帕克先生；这位女士是我的妻子，帕克太太。我们在从伦敦回家的路上。虽然我决非我们家族在桑迪顿教区拥有地产的第一代人，但我的名字在距海边这么远的地方也许不为人所知。但至于桑迪顿本身，人人都听说过那地方，作为年轻而正在兴起的浴场它是佼佼者，当然是苏塞克斯沿海将来可以找到的最令人喜爱的地方；大自然之最宠，大可成为人们的首选。”

“没错，我听说过桑迪顿，”海伍德先生答道，“每隔五年，人们便听说海边这儿或那儿又出了个新地方，成为时尚之处。要是它们之中有一半能兴旺起来，那才怪呢！哪儿去找那么多有钱又有闲的人去那里！对于一个国家，可真不是好事；令物价上涨倒是无疑的，穷人可得不到什么好处，我敢说这就是你看到的，先生。”

“没有的事，先生，没有的事，”帕克先生急切地嚷道，“恰恰相反，我向你保证。普遍的见解，用错了地方。可以用在你们过度发展的大地方，像布赖顿、沃辛或埃丝特本，但用在桑迪顿这样的小地方就不合适，它的规模使它避免了文明的任何弊病，而地方的发展，建筑，养成所，对一切的需求，最好的商号的稳妥的经营手段，

那些身份和名声绝对好、到处受欢迎的平民家庭作为稳定的常客，刺激起了穷人的产业，在他们中间散布种种舒适与改良。不，先生，你不必怀疑，桑迪顿不是一个……”

“我并非打算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表示反对，先生，”海伍德先生答道，“我只是想，我们的海岸给这种地方挤得太满了。我们最好还是尽快让你……”

“我们的海岸太满了！”帕克先生重复道，“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可能不尽相悖，至少是足够了。我们的海岸上已经够丰富，不再需要了。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和经济状况的都有了。那些想再增加一些数目的好人们，在我看来是过分荒唐了，必定很快就会发现自已计算失误。像桑迪顿这样一个地方，我可以说是需要的，是应运而生的。大自然将它标识出来，用最明白无误的特征表明了这一点。海岸边最柔亮、最清澈的海风，这是已有定论的——极爽的海水浴，细洁的沙，离岸十码的深水，没有污泥，没有海草，没有粘乎乎的岩石。从没有一个地方被大自然更显而易见地设计成休闲养病的去处。那地方正是成千上万人似乎需要的。与伦敦的距离最最合意不过！比伊斯本近一英里，真是完美，仿佛量身定做的一样。先生，只要想一想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省去整整一英里的好处。而布林肖，先生，我敢说你看到了——两三个投机者去年要抬高那个无价值的村庄，它只是座落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沼泽地、一片凄凉的荒野和一垄腐烂的海草山终年发出的恶臭之间。他们对于布林肖的企图只能以自己的失望而告终。最不利于健康的空气，道路之可恶众所周知，海水的味道不够格，周围三英里之内弄不到一碟好茶。至于土壤，是又冷又讨厌，连卷心菜也种不出来。毫无疑问，先生，这是对布林肖实事求是的描述，一点点夸张都没有。如果你听到有不同的说法……”

“先生，我此前从未听说过，”海伍德先生说，“我不知道世界上有那样一个地方。”

“你没听说过！听到了么，亲爱的，”他兴高采烈地转过去对着妻子，“事情就是这样。布林肖的名声不过如此！这位先生不知道世界上有那样一个地方。嗯，说真的先生，我想可以把诗人考柏的一行诗用在布林肖身上，那是他描写虔诚的村民以反对伏尔泰的：‘她，离家半英里以外无人知晓。’”

“我真心实意地说，先生，请用你喜欢的任何诗句。但是我希望在你腿上用些东西。看尊夫人的神色，我想她肯定十分同意我的观点，认为再浪费时间就很可惜了。现在我的姑娘们代表她们本人和她们的母亲来了。”

他们看见，两三位模样文雅的年轻女子，后面跟着许多侍女，正从那所房子里出来。

“我说这喧闹声哪会不传到她们那里呢。在我们这种僻静的地方，这类事情很快就会激起波浪的。先生，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把你搬到房子里去最好。”

年轻女子们到了，拿合适的话，说千道万，劝客人接受她们的父亲的邀请；以率真自然的神态，打算使生客感到放松。因为帕克夫人极度巴望着歇一歇，而她的丈夫这时也已经到了差不多的程度，稍稍客套一下就足够了，尤其是现在马车已经翻了过来，发现倒地的那一边受损不轻，目前已经不能用了。

于是帕克先生被送进了那所房子，他的马车被拖进了一所空着的马厩。

二

如此奇特地开始的相识,既非一经而过,也非无关紧要。因为那几位旅人被安顿在威灵顿整整两个礼拜,事实证明帕克先生的伤相当严重,不宜很快就移动。他落到了非常好的人手里。海伍德是绝对体面的人家,对他们夫妇俩,他们以最慷慨最真切的态度照顾得无微不至。先生有人一直在细心地服侍,太太不停地有人在好意逗她开心,使她舒适。既然一切地主的和友谊的服务都只有接受而已,既然一方除了感谢另一方之外更无良策,各方在大体上又不缺少令人愉快的风度,他们便在那两个礼拜里逐渐喜欢上了对方,变得极要好。

帕克先生的性格和历史很快就被揭开了。他对自身的所有认识,他已经准备说出来,因为他是个直率之人;对于海伍德家能够观察的人,在他本人也许心情灰暗的时候,他的谈话,仍然在传递信息。

如此,他被看成了一个热情的人;在桑迪顿这个题目上,则是一个完全的狂热者。桑迪顿,桑迪顿作为一个小小的、时髦的浴场所取得的成功,这便是话题所在,他似乎便是为此而活着。几年前,它还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安静的村庄,但是它地理位置上的一些

自然优势，一些他本人联想到的附属条件，其他主要的土地拥有者，它变成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买卖，规划和建造，宣扬和吹捧，把它抬高成某种新近出名的东西，于是帕克先生的脑子里别的东西便不大装得进去了。

他用更直接的交流方式向他们坦陈的一个事实是，他已经三十有五，已婚，过了七年非常幸福的婚姻生活，家中有四个可爱的孩子；身系一个体面的家庭，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却也是家境宽裕；没有职业，作为长子继承了他前面两三代人积攒的财产；他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全都未娶未嫁，大弟弟事实上由于旁系的遗赠，充分地自给自足。

他从大路上下来，去找一位广告上的外科医生，原本是出于何种目的，也得到了明白的解释。这件事的进行，并非出于故意扭伤他的脚踝、或者弄伤自己别的什么地方来领受这样一位外科医生的本领的打算，也并非（如海伍德先生倾向于推测的那样）出自于设法成为那医生的合伙人的计划。他的原意只是希望为桑迪顿找一个医生，而那则广告的性质诱使他指望在威灵顿达到这个目的。他深信不疑地认为，手头有一位外科医生大有好处，可以非常实质性地促进那地方的繁荣兴旺，可以从实际上有助于带来大量的客流；别无它求。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去年有一个家庭出于这个原因而未成桑迪顿之行，也许还有许多。他自己的妹妹们，病患缠身，他急于让她们今年夏天去桑迪顿，可是不能指望她们冒险去一个无法得到及时医疗服务的地方。

总体上说，帕克先生明显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守家的男人，爱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弟妹妹，大体上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慷慨大方，有绅士风度，快乐知足；他的头脑中运转的是乐天精神，想像力多于判断力。而帕克太太明显是一位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性